

那些年我们一起过的夏天

旧影重现

家里买的第一台冰箱是凭票到冰箱厂买的,牌子叫“中意”,取意“中国和意大利合资”。而在那台略带洋气的冰箱到来之前,家里更多的时候是过着没有冰箱的日子。那段岁月虽已远去,但父母为了一家人的清爽与口腹费尽的心思以及那些记忆中储存的片段,至今想起仍是家的温暖。



在那个年代,家里经济状况并不宽裕,鲜肉通常都是当天要吃才去菜市场买一块,自然谈不上特别的保鲜储备。唯独鸡蛋,因为需要提前备一些,成了母亲夏天最挂心的难题。没有冰箱的日子里,每到盛夏,母亲就会为食品保鲜绞尽脑汁。她的“土冰箱”是一个竹篮:鸡蛋底部铺上一层湿润的干草,上面再盖一块湿毛巾,干草和毛巾干了就随时用水再次润湿。我们家的客厅是不临阳台和窗户的老式厅堂,角落里比较阴凉,母亲便把竹篮安置在那里。用这种土方法,热天里的鸡蛋竟能多保存一段时间而不坏。母亲看着自己的“杰作”总会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土冰箱呀!”这朴实的智慧,不仅储存了食物,更储存了母亲的勤劳与爱。

如果说母亲是“保鲜”的主力,那父亲便是家里夏天带来清凉的“主力军”。一到夏天,父亲

每天都要骑着单车,用家里的保温桶到单位食堂去装冰水。那冰水是加了糖的,带回家里依旧冰凉甜润,给全家带来最舒爽的感觉。第二天,他又把空保温桶送到单位重新装满。除了冰水,父亲单位还会发放一种小玻璃瓶装的汽水,有橘子味和香蕉味。父亲常常用单车载回一塑料筐,喝完送回空瓶再换新的。此外,夏天单位发的深绿色本地西瓜,也是父亲呵护的对象。他会小心翼翼地把蛇皮袋里的西瓜一个个拿出来,相互隔开摆放到床底下阴凉处,只为了让它们能多存放几天。

没有冰箱的日子确实有些艰难,但父母想尽办法让我们吃到新鲜食品、感受夏日清凉。而在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第一次吃冰激凌。那天,父亲带我来到一家老字号冷饮店,店里有常喝的酸梅汤等饮品,父亲问我想吃什么。我鼓起勇气

说:“我想吃冰激凌!”在那个年代,相对于冰棒和汽水,冰激凌还算“奢侈品”,我此前从未尝过。父亲毫不犹豫地掏出钱包,给我买了个奶油冰激凌。就在冷饮店门口,父亲一勺一勺地喂给我吃。当那股奶油的香甜味顿时沁入心田,真是太美味了!那种感觉一直留存至今,难以忘怀。

后来,那台“中意”牌冰箱终于搬进了家里,生活变得便捷了许多,但那段没有冰箱的日子却愈发显得珍贵。那些关于竹篮、保温桶、床底下的西瓜以及第一口奶油冰激凌的记忆,构成了童年最温暖的底色。父母在那段物质并不丰裕的岁月里,用他们的双手和爱,为我们储存了整个夏天的清凉与甜蜜。这些记忆中的片段,不仅是家的温暖,更是那个时代家庭生活变迁的生动注脚。

[湖南·长沙] 邓云球

难忘的报纸墙

20世纪80年代,我家老屋翻建。父母本打算给新房的墙壁粉刷白灰,可房屋封顶之后,发现家里的积蓄几乎花光了。不得已,不愿意向人张口的父亲只好出门借钱。改革开放之初,大多数家庭都不富裕,父亲跑了一天才勉强借到30元钱,远远不够买白灰刷墙的费用。于是,父亲便买回了一些旧报纸,准备糊墙。

当时我正在上小学,家里没有任何课外读物,看到报纸之后,我兴奋极了,一边翻看,一边趁父母不注意,将特别喜欢的文字和图片偷偷地用剪刀剪下来,夹到语文课本里。我的小动作很快就被父亲发现了,他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鼓励我说:“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你也可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还能挣稿费呢!”

糊墙那天,父亲让我和哥哥先挑选一下报纸的正反面,就是要把图片多或者黑体字大的一面作为反面糊在墙的里面,另一面露在外面,这样屋内会显得干净,亮堂。母亲将准备好的白面浆糊端了出来,爷爷搬来八仙桌,仔细分辨好正反面后,把旧报纸平铺在桌子上。

糊墙正式开始了。父亲先用铲子铲平墙面的不光滑处,哥哥负责刷浆糊,我负责递报纸,父亲负责粘贴。父亲接过报纸,左手按着纸动,右手用笤帚从报纸的中间向四周轻轻一扫,藏在报纸下的气泡和褶皱都捋平了,报纸板板正正地贴在墙上。

哥哥一边刷浆糊,一边读报纸上的字,看到有汽车的图片,就憧憬着自己长大以后也会买一辆小汽车,我看到有楼房的照片,就说长大以后自己也要买这样的楼房。原本冰冷的土坯房,就在这一张张报纸的粘贴中,在一家人的欢声笑语里,变得温暖又温馨。两个小时左右,整个房间墙壁就都糊完了。原本斑驳的土墙被报纸覆盖后瞬间亮堂了不少,全家人都很高兴。

那糊过的报纸墙藏着父母的辛劳和我们童年的快乐,更藏着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

[黑龙江·齐齐哈尔] 赵桂艳

披蓑戴笠去上学

窗外又是梅雨季节,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个偏僻的乡村小学,那段披蓑戴笠的求学岁月。

记得那是初夏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雨就在屋檐上敲起了鼓点。母亲从门后的挂钩上取下那件由于常年使用而泛着深褐色的老蓑衣,又摘下墙上的大斗笠。那蓑衣是用棕榈丝一片片编织而成的,质地粗粝,带着一股特有的陈旧草木味。大人们穿上它,在田间劳作,挡风遮雨,利索得很。可轮到我,画风就变了。我那时才上三年级,

个头还没长开,这蓑衣穿在身上,活像套了个麻袋。

出了家门,便是蜿蜒曲折的乡间小道。雨越下越大,斗笠上的雨声也由“沙沙”变成了“哗哗”。我一手提着装书本的布包,一手还要拽着蓑衣,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中。突然,脚下一滑,身子瞬间失去平衡,那个沉重的“壳”不仅没能帮我调整重心,反而因为重量失衡,拽着我向一侧倾倒。

“扑通”一声,我整个人摔进了稻田里。蓑衣上沾满了黄泥浆,原本挡雨的斗笠也歪在了一

边,半边脸擦过地面,火辣辣地疼。最要命的是,怀里紧抱的布包也未能幸免,书包带子染了泥,裤腿更是湿透了。那一刻,坐在泥水里的我,委屈得想哭,但看看四周无人,只有无尽的雨声,便只好咬咬牙,爬起来,胡乱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继续赶路。

走进教室的那一刻,才最是热闹。教室里的地面也是坑洼不平的泥土,几十个孩子涌进来,满屋子都是潮湿的泥土味和蓑衣特有的棕榈味。大家相互打量着,看着彼此狼狈的模样,不禁哄堂大笑。

[湖北·武汉] 明伟方

征集启事

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如家具、家电、书信等)与老照片,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用文字温暖回忆。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附600字以上的故事(讲由来、温情瞬间等);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配故事(忆何时何地何人、故事与感悟)。作品原创真实,确保版权。

请将老物件(图片+文字)、老照片(图片+故事)发至邮箱:lnliuxuejiao@163.com,邮件主题注明“征集类型+姓名”。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珍藏岁月深情档案。